

善意“再設計”——疫情之下的深思

韓緒* 孫菱**

摘要 設計是人類的創作活動，其初心應是“善意”的。本文將通過四種不同路徑對善意“再設計”進行探討：一、善意“再設計”：改良家庭可見物；二、善意“再設計”：提高家庭互動性；三、善意“再設計”：使你擁有慢生活；四、善意“再設計”：引導國民新審美。希冀通過立足於設計師與教育者的雙重視角對善意“再設計”方法進行構建，以幫助國人提升生活品質與審美格調，只有善意而溫暖的設計才能引領國民回歸“家園”。

關鍵詞 善意設計；再設計；生活品質；設計溫度

一、背景概述

疫情籠罩下生命是如此不堪一擊，國民看似獲得悠長假期的同時，卻日復一日聽聞鮮活生命的隕落，這些生命化作了一組組冰冷的數字，如同無聲的警鐘敲擊着每個中國家庭的心臟，又如電流般股股流向中國千百萬家庭的神經末梢。

根據支付寶疫情大數據統計，截至2020年6月21日，國內新冠肺炎累積確診人數85,018人，累積治愈79,970人，累積死亡4,646人。截至2020年6月22日國外確診人數9,047,570人，累積治愈不詳，累積死亡469,853人。疫情之後應如何幫助國民提高生活質量、生命品質、提升國民的審美情趣，是我們當下應深度思考的問題！就設計學而言，運用設計思維的方法，對人類生活進行善意“再設計”是設計學研究者應該加以推敲的問題之一。對於善意“再設計”路徑探究，本文將從以下幾方面進行闡釋——善意“再設計”：改良家庭可見物；二、善意“再設計”：提高家庭

互動性；三、善意“再設計”：使你擁有慢生活；四、善意“再設計”：引導國民新審美。

二、善意“再設計”的路徑探究

“愛要發自內心的溫暖肯定，建立一種陪伴共在的關係”¹，伴隨此次疫情與春節並行，在國家政策的倡導“宅生活”成為了中國大多數人群連續兩個多月的真實寫照，長時間宅家引發了諸多大眾心理，健康問題如焦慮、易怒、煩躁、抑鬱等情緒化表徵，遂增加中國家庭成員間的良性溝通與互動，形成互相間良好的理解、包容、共情、共鳴，將十分有助於緩解空間共享者的心理壓力。

在疫情特殊環境下，民眾容易形成特定的心理群體。這樣的心理群體一經在合適的條件下形成，就會擁有一些暫時性但又非常明確的普遍性特徵。²在疫情籠罩下的人們仍可細分為不同類別組成，但他們因疫情事件已產生明顯的心理共性，在這樣的情境下產生共性心理偏差與壓抑不足為奇，如何改善以上現象是設計師們可以繼續探究的內容。

對於真善美的追求從來就是人類有別於動物的理想境界，而善意“再設計”就是秉持着這種善念而非利益導向，將這種本真的理念注入已存在之物，提升現有物品使用的舒適度，

*韓緒，博士，中國美術學院創新設計學院教授，研究方向：設計學。

**孫菱，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設計學。

這些物品可以是日常的、微小的、不起眼的，也可以是對空間、節奏、氛圍、環境具有引導性作用的抽象概念，亦或者對於大眾審美的普遍提高。總之，只有符合於自然之道的設計才具有長久發展的可能性。

（一）善意“再設計”：改良家庭可見物

由於疫情期間醫用物資匱乏與居家宅生活的影響，使大眾擁有更多可以細緻體驗生活的時間，遂日常可見物“非人性化設計”問題凸顯。如何對日常可見物進行“再設計”與“再改良”是我們面對疫後重建不容忽視的問題之一。作為設計師，我們更容易從這些可見物的細節中發現諸多的設計問題，有的甚至是極微小與毫不起眼的。因此我們目睹了民間勞動者的智慧迸發。他們創造了一些毫無美感但非常實用的“民間設計”，又可稱之為“野生設計”。如：將兩把廢棄牙刷面對面黏合在一起形成處理邊緣死角灰塵的“毛刷小工具”。又如：在疫情期間無法購得口罩的村民直接以柚子皮製作圓形護罩遮於口鼻處，尚且不說能否隔離病毒，但從中可以窺見廣大民眾被迫激起的“設計智慧”。

再如，一線醫護人員被一次性醫用口罩勒得滿臉痕跡而被迫發明的“土卡扣”（牛奶盒提手）以緩解令人苦惱的束縛感。除了上述被激發的“野生創造力”之外，設計師們的善意“再設計”則多了一種理性與美相得益彰的溫暖與優雅，這樣充滿善意的設計能夠使人與人的關係更為和諧。諸如：日本設計師津村耕佑³設計的高吸水性紙尿褲。他的設計給我們帶來了貼心溫暖的感受，體現出強烈的人文關懷。

又如，設計師伊東豐雄⁴的作品“凝膠把手”，作品用凝膠材質，將手掌形態設計成房門把手，造型可愛、外觀圓潤、觸感柔軟，使人聯想到家庭生活的怡然自得。伊東豐雄的這件設計作品給使用者營造的是一種“家”的溫度，讓你禁不住更想回到家中讓自己的心靈小歇片刻。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善意再設計是一種充滿溫度的設計，是對日常可見物的再思考與再升級，就如黑川雅之先生在《日本的八個審美意識》一書中曾談到日本審美的八種不同的特點：微、並、氣、間、秘、素、假、破。其中微就是從微小處出發，從細節中見整體，大處着眼，從小處着手，懂得珍惜。書中還談到：“房屋只是自然乃至宇宙中很小的一部分，但這個空間卻能將世界納入自己的視線。空間演繹，從內部細微之處開始。”⁵日本的審美意識，充滿着東方美的特點。善意的設計可以如“微”般細膩，以此給家庭成員帶來更美好的感受，更優良的生活品質，值得注意的是它有別於奢靡、繁複、浮誇，自帶一種自然、溫暖、關愛。

（二）善意“再設計”：提高家庭互動性

如今科技進步的速度之快已超越我們的想象，疫情之下我們享受着科技帶來萬物互聯的便利性，真切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真實互動性變得十分脆弱，從而引發諸多家庭關係淡漠的問題。

“真正的東西眼睛是看不見的，只有用心才能感受。”⁶猶如家人間的情感交流與變化，往往融於平淡如水的日常生活中，那麼如何通過善意“再設計”提高家庭內部的互動性為家庭再升溫呢？作為設計師，可以還原本質進行構思，“互動性+”的概念應運而生，它能輕鬆助你展開設計創新，且能產生令人感動的設計新作。

如設計師 Markus⁷ 設計的雙人搖椅，溫暖而浪漫是它的屬性。搖椅可以容納兩個成年人同時享受搖擺過程中的舒心漫談。同樣他們也可以變換不同姿勢，一正一反地倚靠在椅子上享受家庭歡樂的俏皮時光，使成員之間建立更多互動性連接以增進感情，溫暖彼此身心。

又如柏林 Halb 工作室⁸設計的共享鏡子，設計師非常巧妙地利用了鏡子折射的原理，使家庭成員可以同時共享一面鏡子的便捷，不但

文學與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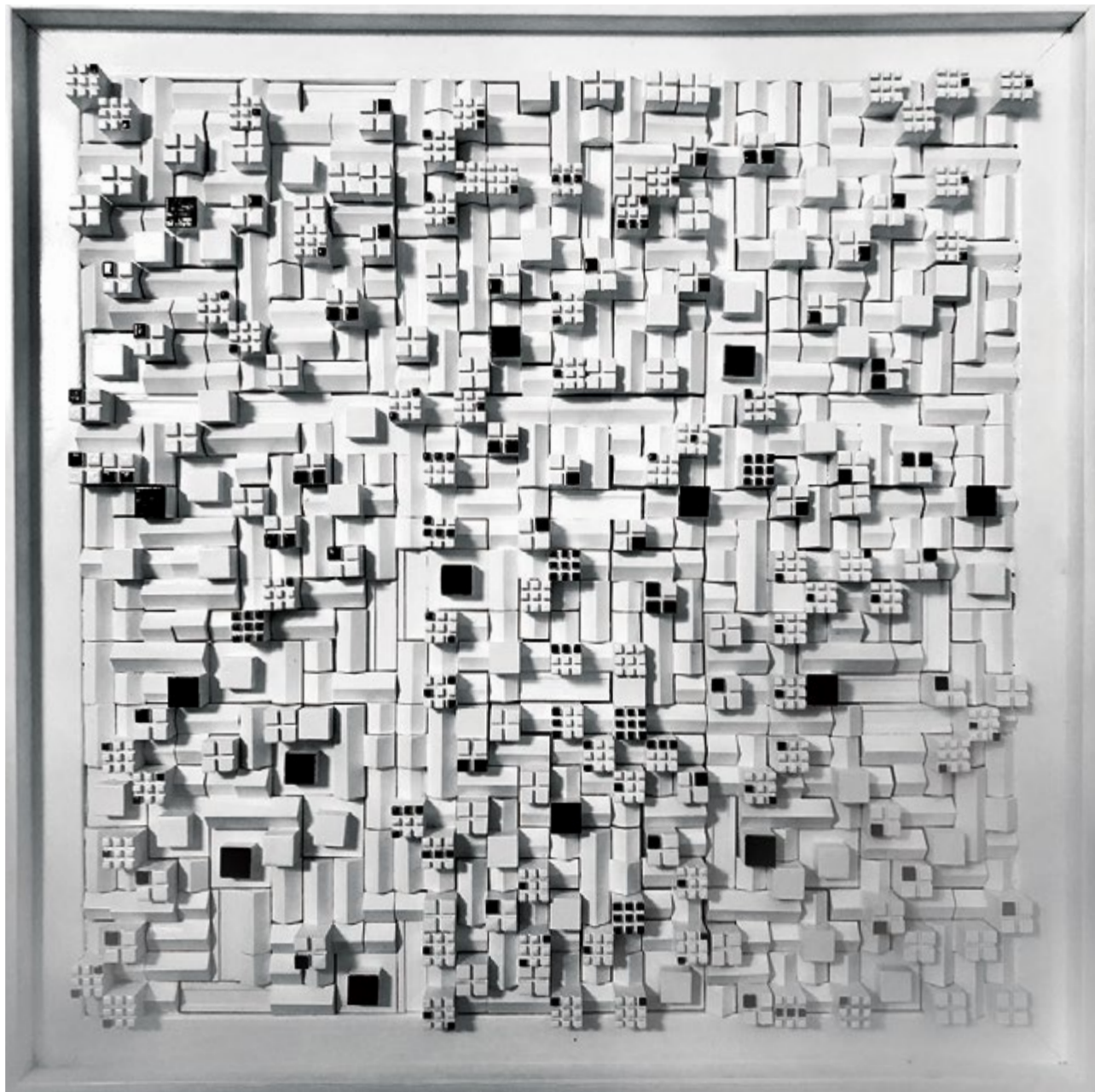


圖 1. 空間互動性壁畫實驗。來源：孫菱作品

為忙碌的早晨節省了獨自使用空間所佔用的寶貴時間，也為平淡的生活增加了不少互動性樂趣。

當設計師擁有一個為家增加互動性的概念構建後，即可在這些司空見慣的日常事物中思

考：“如何合理增加互動性的各自可能？”從而形成四兩撥千斤的顛覆性設計。

同理，就如我們對於家的設計拓展，不是思考設計何種形態的產品用於家中，而是如何使家庭內部成員提升溫度感、引發互動性、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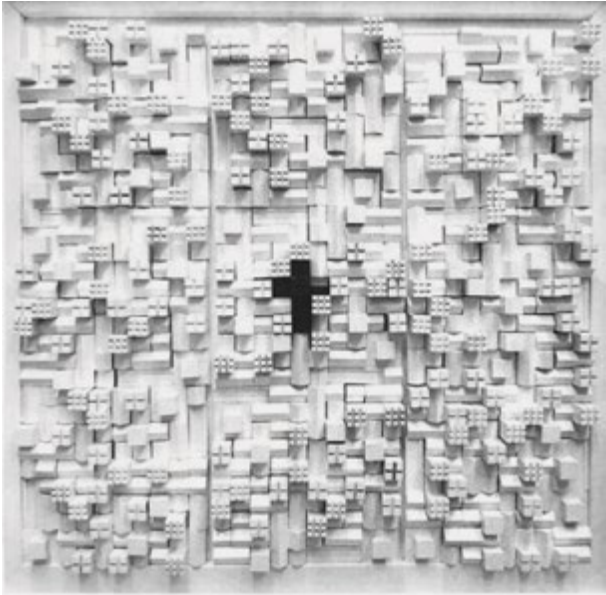


圖 2. 空間互動性壁畫實驗。來源：孫菱作品

加趣味性的角度出發。有時我們只須換個角度就能帶來革命性改變，且這種互動的過程應該是和諧、美好、良性循環的。因而，只有從本質上發現問題，才能研發出充滿善意的設計產品，如圖 1 至圖 3 所示，是遵循着合作、互動、趣味等視角出發的互動性壁畫案例設計探索。

該互動性壁畫需要家庭成員們共同參與並協作完成，看似接近的每個單體模塊，實則可以構建千差萬別的排列組合，包括使用不同的顏色、材質，並結合聲、光、電，從而形成交互功能，還可以加入“物聯網”遠程控制技術，完成後即便家庭成員在千里之外也可以通過遠程交互功能帶給對方十足的驚喜與陪伴，從而形成源源不斷的設計創新。值得強調的是設計着眼點並不是產品本身，而是人類真正的需求，內心的需求，溫暖的需求，家園的需求。只有秉持着至善的理念，發現“理想家”的根本需求，才能不斷設計出優秀的作品。

（三）善意“再設計”：使你擁有慢生活

朱光潛曾在《談美》中言及對於人生應抱有一種體驗與欣賞的態度：“慢慢走，欣賞

啊！”⁹運用“慢節奏設計”可以幫助生活再降壓，如今大多數中青年人生活在高效率快節奏之中，他們日復一日如陀螺般高速旋轉，“壓力”“緊張”“焦慮”使得他們逐漸遺忘“如何使生活慢下來”。疫情之下這類問題愈發明顯，形成人們內心慌亂空虛的現象，實則是平日對家庭關照的欠缺和個體精神生活的匱乏。

設計不但可以增加使用物品的便捷性，也可以使物品操作過程變得傾向於緩慢優雅。猶如日本茶道“和敬清寂”的理念，它所呈現的是一種態度、一種方式、一種生活的選擇。其一：注重與他人、自我的和諧，以及空間氛圍的統一；其二：摒除內心各種雜念，當你來到此空間人與人便沒有高低貴賤，只有平等互敬之心；其三：秉持乾淨、清淨、無為之心行茶做事；其四：復歸於樸素、真誠、清寂的審美方式。該理念結合了禪宗哲理，使眾多愛茶修行之人大受啟發，回到“家”這樣的空間中都應復歸於樸素、平等、和諧、互敬。

在設計上表現較為突出的如：日本的“無印良品（MUJI）”，其設計堅持簡單、樸素而非平庸，引導人們形成一種安靜緩慢舒適的生活狀態，形成“自然而然就這樣了”的風格。¹⁰溯源 MUJI 產生的背景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時由於日本是戰敗國，日本民眾生活物資相對匱乏，因此 MUJI 提倡除了“自然而然就這樣了”之外，更提出有生於無，這樣就好，夠用就好的簡樸生活理念。

如今，除了崇尚自然與慢的理念之外，我們又該如何運用設計使生活真實的慢下來呢？慢更重要的是一種愉悅性的體驗，當人處於愉悅中時間總是不知不覺的從指縫中悄悄溜走，也使人倍感珍惜相處時光，從而起到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效果。如荷蘭 Droog 設計室¹¹，他們會增加產品的趣味性從而給予用戶感受更豐富的身心體驗，例如對儲物櫃進行“再設計”，讓人們在儲物的同時，能夠增強與器物間的互動體驗，使行為優雅地慢下來；他們另一個水壺設計作品被生動地命名為“Table

文學與藝術



圖 3. 空間互動性壁畫實驗。來源：孫菱作品

Tap”（桌面水龍頭），設計主要表現了趣味互動性取水的全過程。體驗者需要通過兩人協作的方式進行取水，運用氣壓原理一個人在壺的一邊通過擠壓方式向壺內注入空氣，另一位則用水杯等候因壓力自然引流的清水注滿杯中，該設計充分發揮家庭成員間的互動，增加家庭生活的互動性與趣味性，促成家庭成員間更多的合作精神。

（四）善意“再設計”：引領國民新審美

運用美學理念使設計引領人民審美素養，提高可視化品質。上文中我們談到過野生設計，缺乏審美但非常實用的民間智慧產物。疫情來

襲，因為口罩的供不應求以及為防疫措施所展開奇思妙想的這些野生設計屢見不鮮。

關於美育的問題我們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初蔡元培呼籲以美育代宗教亦或朱光潛早年在《談美》中所言中國社會需要“怡情養性”，“俗”的產生無非是因為缺乏美感的修養。¹²宏觀上國家需要國家形象，中觀上企業需要企業文化、企業視覺、企業形象，微觀上家庭需要家學、審美、修養，對於良好家風的形成是何其重要，精細到個人亦復如是。當設計師的普遍審美有所提升，能夠設計出具有使用與審美功能兼具的產品，使大眾生活在相對具有良好審美格調的環境中，人民的視覺審美也自然會

得到相應提高，如清華大學許平教授言及：“設計的未來應該是乾淨的、優雅的、安全的。”這需要所有設計師的努力，而這樣的設計環境也勢必會相應提高國民的審美能力。例如，蘋果公司設計出一款款凸顯着簡約、乾淨、優雅的設計產品，引來無數“果粉”，其產品的外觀設計理念一直追尋着一種極致的設計之美，蘋果公司行政總裁曾表示：“蘋果以簡約、完美、質量為宗旨。”相信這就是設計的力量與審美引領極為成功的案例之一。

在這種審美中隱約透露着喬布斯對禪宗美學理解，恰到好處的簡約，人體工學的流線，以少勝多的設計流露。同樣當國民普遍擁有良好素養與審美品味的同時，這種對環境與產品品質訴求也會激發設計師設計出更好的產品，具有美觀與性能合一的好產品反之互為作用下又提高了人民的審美，形成相互促進和諧發展的整體態勢。

總結

隨着當今世界日新月異的疾速發展，人類的工作將逐步被機器人取代是一種必然發展態勢。人類的未來何去何從，《理想家：2025》談到未來家應該是促進人類“進化”的空間設計，對如何超越一種“無法體驗的社會”進行思考。¹³希冀通過立足於設計師與教育者的雙重視角對這些善意“再設計”方法進行構建，幫助國人提升生活品質與審美格調展開探索與思考。其中不乏與其在哲學層面的共通性，根本都是為了人類的當下與未來能夠和諧幸福的生活。善意“再設計”中如：通過“再設計”升級日常可見物品，增加家庭互動性，提高大眾的審美與欣賞能力，運用設計方法為大眾生活減壓，試圖形成空間區域性的慢生活，也因此引發善意再設計力量形成的思考。好設計離不開設計師、受眾和社會導向與科技發展，每種要素皆必不可少且循環相生互相促進。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表述了關於物種多維進化的方式，如進化規律、自然選擇、變異

法則等等，然而無論以何種方式進化，不符合自然之道的的方式終將被淘汰，該物種將會如恐龍般滅絕，如尼安德特人般銷聲匿跡，既然生物的多樣性能夠成就今日的豐富繁榮，也就意味着每一個生存下來的物種必然有它獨到的優勢所在。

我們應該虛心地向自然學習，而當代社會中的許多群體或個體都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犧牲生物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為代價，此舉終將會受到自然規律的懲戒。事物的發展總是伴隨着不確定性，新冠疫情帶來全球性災難的同時，也讓我們安靜下來，迫降了人類所有的嗜慾，頃刻間“大地”開始自我修復，僅僅兩個月的時間全球碳排放量在近十餘年間首次下降了5%；意大利威尼斯的河道清澈如鏡，窗邊的人們可以觀賞到河裡穿梭的魚群，鳥兒重新飛回被人類長期侵佔的運河怡然自得的浮游河上；使諸多國家頭痛不已的空氣污染問題也不攻自破，野生動物們大搖大擺地走進人類的城市閒逛覓食，這才是自然所選擇呈現的——“自然景觀”。“自然選擇每時每刻都在滿世界的審視着哪怕是最輕微的每一個變異，清除壞的，保存並累積好的；隨時隨地、默默地、不為察覺地工作着。”¹⁴霍金在《大設計》中也提到：“Today most scientists would say a law of nature is a rule that is based upon an observed regularity and provides predictions that go beyond the immediate situations upon which it is based.”¹⁵（今天絕大部分科學家說，自然規律是一種規則——基於一種觀察的規則性和超越直接環境所提供的預言。）地球從起始至今才步入壯年，人類之於地球的存在如同嗒嗒幾秒，道法自然的規則不容漠視。

當現實顯現於景觀，景觀就是現實。¹⁶人類用各種手段建立了“消費的景觀”“城市的景觀”“國家的景觀”，而漸漸淡忘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景觀，也逐漸淡忘了每個家庭和諧的景觀對社會對國家的重要性，淡忘了設計除了盈利之外，它可以小到微乎其微的點滴溫

文學與藝術

暖，也可以上升到國家戰略的規劃發展，更可以是自然共生的計劃未來。只有符合自然之道才能使人類生生不息，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也只有符合人心向善之道才能使之不斷優化出符合自然選擇的真理之路。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通過本文的闡釋，期盼能使更多的設計師堅持遵循善意設計的理念，融入到善意設計的隊伍，着手實施善意“再設計”，在擁抱人工智能科技的同時，幫助人們提高生活質量，走向真正和諧、平等、乾淨、優雅、可持續的設計未來。

註釋：

1. 延立萌：《愛能改變家庭嗎？》，《少年兒童研究》，2020年第4期，第56頁。
2. [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2019年，第16頁。
3. 津村耕佑（Kosuke Tsumura）：日本當代時裝設計師，他的品牌名稱為“最後的家”，這個理念來自於找尋服裝與人之間新型關係的嘗試性努力，他的相關系列作品受到廣泛歡迎和國際性讚譽。
4. 伊東豐雄（Toyo Ito）：出生於首爾，日本當代有名的建築師，曾獲得日本建築學院獎和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金獅獎，2013年獲普利茲克建築獎。
5. [日]黑川雅之：《日本的八個審美意識》，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3頁。
6. [法]托萬·德·聖·埃克蘇佩里：《小王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1章節。
7. Markus Krauss：德國家具設計師，2009年以來一直從事獨立設計師工作，擁有自己的設計網和工作室 <http://www.markuskrauss.com/>，除此之外還為其他設計機構和傳播機構設計，其設計作品溫馨高端，視角獨特，廣受到大眾歡迎。
8. 柏林 Halb 設計工作室以設計的“分屏”鏡子 Mirror#180 引起轟動，由此在中國產生較高知名度。
9. 朱光潛：《談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229頁。
10. [日]原研哉：《設計中的設計》，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93頁。
11. Droog Design 以一系列概念化的傢俱、日常用品設計著稱，成為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頗具革命精神的一個設計組織。Droog Design 經常與世界各地的優秀設計合作，共同進行其多元化的國際項目。
12. 朱光潛：《談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115頁。
13. [日]原研哉：《理想家：2025》，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第33頁。
14. [英]查爾斯·達爾文：《物種起源》，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年，第113頁。
15. Stephen Hawking, *The Grand Design*,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10, p.39.
16. [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頁。

